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瑕疵二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樗蒲唐
名相如房元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爲之韓昌黎以
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畫記云在京師甚無
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是也張籍
與昌黎書云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
爲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八

一

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昌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蓋亦有所諱也

宛委餘編

嘗嘆韓愈儒者身任周孔之道而潮州謝表乃請憲宗封禪徒以貶竄遂進諛言又何怪乎王欽若蔡京小人輩之媚其上乎

古今釋疑

潮州謝上表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封禪之事自宋以後始同辭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爲盛事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漢書藝文志封

禪錄於禮十三家之中

義門讀書記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上宰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寶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青詞皆爲白圭之玷

鮪埼

亭集
外編

柳子厚作天說謂天之元氣陰陽壞則人由之生譬之果蓏癰痔草木之敗逆而蟲生焉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是天與人絕不相預焉嗚呼亦怪辨矣哉劉禹錫又作天論繁枝葉而扶其說是二子者困廢於時謂天不相

其道故云耳俾二子而充其欲必不爲是言夫天之可
以形得者惟其行日月羅星辰蒸風雲躍雷雨陽燠而
生植陰寒而斂殺者耳至其漠然不可窺其隙者是必
有命於其天者焉今二子外其天事而一推之人則達
者必矜其才知厲其吻齒力排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
預我哉其窮者又將不忍其悁憤變易其操守亦力排
而前曰在人而已天何預我哉嗚呼以二子之博學溺
而爲詭文則信其說之駁而不免於世焉孔子曰不怨
天不尤人若二子者其怨天者歟其尤人者歟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墮
甌閒旣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箴得柳文數帙
與客味誦以醕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閒未脫駢
儷習閒又好爲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迴甚予曰二公生
相好文筆相糾輒然柳非抑膝韓者毋輕訾讀宋清傳
客曰予謂刻削多微詞非邪至李赤傳曰甚矣又讀謫
龍說曰爲尙書郎例貶後懟筆也累累讀蝨蠹傳麋驢
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怪妄尊而擠人類於是蠢蠢者
抑又甚矣最後讀河間傳曰嘻君臣之際尙忍言之是

不可以訓撫卷嗜嗜若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爲之殛
忤而嗜嗜者耶夫始貞而終凶倏忽而乍弃飽食厚貨
狎非其類以是非好惡遷其神卒飲愧死以取訾於世
世或有之或子厚之飾說稟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爲
己之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躋高等躋撫仕廉
悍自表襮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旦勢利拂於前意不能
無動伾文陰詭險詖鬼域之雄其並緣以爲名高者羣
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嚚脊貪權賄重輕曾溷廁不若顧
乃詭笑側視以爲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

裨教化安元元豈狂易病惑邪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
睢盱泚泚盜暴萬狀以爲真飽食無禍也重離繼天陰
類惡物奔隱處而子厚亦頓踣鬱於越楚之郊晚坐夢
得元都語又例徙卒躓仆不能起悲夫子厚異時不自
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詭重又不自緘默顧欲
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慤慤然取勝於人至死不
悟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爲
溷濁極之爲荒淫下之爲市人反之爲異類是皆不足
以訾人而適足以爲己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

爲戒

元顧長卿
讀柳文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
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於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
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
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
者乎柳宗元與伍叔文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爲
延齡壻不見於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東坡
志林

按此篇間架宏濶辨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然其理

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世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爲不可易者豈其然乎

柳宗元
封建論

文章

正宗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耳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集古

錄

余續集以銘婦人爲非近見柳文有馬雷五者子厚妓
妾之姪女也年十五死子厚爲作墓誌馬淑者南康娼
女也爲李氏歌姬年二十四死子厚爲銘其墓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以銘而假妾婦母乃已甚

吹劍

錄外集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尙不能免
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
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
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

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
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
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爲諛者固自若
也子表出之以爲子孫戒

容齋
四筆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
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
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
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

相類

鼠璞

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峻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詼諧之詞施於仁義教化其蝨螻歟至若傳河間李赤事以譏切當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所謂工於訶人而拙於用已耶吾不寶夫論之如是也

餘師錄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功

業且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

黃氏日抄

讀柳文

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遊多
論爲文作詩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爲文
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嘗曰韓
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柳
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又多發古名
篇中疵病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

相識

歸潛志

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次敘却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比當時文人如劉禹錫乃謂皇甫湜於文章少所許可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其見推重如此流傳至今五六百年其不朽又如此疑古今人文章顯與不顯傳與不傳蓋有命也

與洪君實書

師山遺文

曾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爲睿宗執政銜其强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

唐書王彥威傳

馮垣

謹案彥威議憲宗廟號宜稱祖不宜稱宗又故事祔廟禮先告於太極殿禮畢不再告時執政令有司行再告禮彥威執議以爲不可故執政怒之

尋召入爲翰林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宏景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

唐書
韋宏

阜
傳

唐自大厯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宏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畧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

之策輕徙田宏正以啟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宏靖以啟
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
重九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於唐亡觀一時事勢何
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卽大位及
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
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
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
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

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禎翰林恩遇如故禎
忽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
其畧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
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
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容齋
五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
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
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

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

宋儒之罪人也

池北偶談

紆元與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
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顛顛嬴室之自絕於天下
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宏兒寬卜式之
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
樸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
與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宏仲舒兒
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與何謬於去取乎

野客
叢書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時韋中令臯鎮蜀議以校書郎奏
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臯至李德裕凡
厯事十一鎮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
三文昌爲撰墓誌濤以賤名可知矣雖良家女乃失身
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事賓客多
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敝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
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賤紙
譜

元費著歲華紀

麗譜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
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絀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
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庸
愚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
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
荼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荼毗
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卑夔稷契居
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

唐百巖大
師懷暉碑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
知聘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夫老子生
於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爲
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
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於是矣旣正史不言老子適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竺乾者經史無聞
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傅毅
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聘師竺乾出於何典
近世尙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最所

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
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目信
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
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
其愚也哉

刊誤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
錄尙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
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
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詞麗

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
波未雱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旣以橋比龍則是以
龍見爲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牴牾者極多如阿房廣
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
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
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爲秦宮人有不得
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
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
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八

三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
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收顧有妝鏡曉鬟脂水之句凡
此程泰之尙書

大昌

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雪

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爲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
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賓退
錄

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
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
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

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
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然其庶賤也鄰道
之敬其若是乎

北夢
瑣言

黃錄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
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
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
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
不達變也國子司業於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啟事數千
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厯厯可紀其末散漫

殊非簡畧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

北夢瑣言

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慰撫既入城以軍府又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於書吏斬之

舊五代史唐明宗紀

李愚爲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時大臣加恩所爲制詞不愜愚尤深憂惴

冊府元龜

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於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於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託諾父

子二人並磔於市時露布之文類制勅之體蓋執筆者

誤頗爲識者所嗤

舊五代史
明宗紀

中書奏太子少保李琪所撰進霍彥威神道碑文不分

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琪梁之故相私懷感遇

敘彥威在梁歷任不欲言僞梁故也

舊五代史
唐明宗紀

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會進賀平中山王

都表云復真定之逆賊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

真定也琪昧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

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

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合古道必爲遠近

傳寫故漸畏其高深

舊五代史

李琪字台秀與其兄誕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坐

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
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白僞

爲馮道所駁

後五代
史本傳

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
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纔過周星初平作孽之守殷
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
大振皇威咸繇睿算臣等久違宸極俱戀聖恩恨不隨
獸舞於汴郊拜龍顏於梁苑豈可只於清洛坐俟迴鑾
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

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雒陽東祇候
奉勅契丹卽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
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爲
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冊府元龜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
陋不爲名流所知及末帝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
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頽壞乃大爲條
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

舊五代史

本傳

馮道爲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
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
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
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
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
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
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
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
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

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爲
無廉恥矣王溥至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
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
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尙未
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
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
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
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
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

可議也

容齋
三筆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八

七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八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樞纂

辨證一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高祖實錄孝恭獻
平銑之策帝嘉納之太宗實錄李靖傳靖說趙郡王孝
恭陳伐蕭銑之計獻以十策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
軍之任一以委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長史事孝
恭傳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
軍事蓋靖畫策使孝恭上之耳

資治通鑑考異

新安之神諱華姓汪氏及國朝東封秩羣祀郡人方演

知州事上唐所賜誥命爲奏請追封靈惠公

新唐書本紀王以武

德四年九月甲子歸唐而杜伏威傳及王雄誕傳乃載王與雄誕戰覽者因以爲先戰後服以資治通鑑考之王九月歸唐十一月自與伏威將雄誕戰是時王與伏威皆已受唐命戰自其私忿非因戰之後始歸唐也按唐告稱其識機慕化遠送款誠則是王自知天命非戰而後服明矣今唐告見存其辭則李百藥顏師古所作可以考信故國朝賜

新安志

鴻塤

謹案志有汪王廟考實並載唐末汪台符碑記

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爲萬

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據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漢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爾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據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醴泉銘

廣川書跋

吾鄉鄒平縣漢梁鄒地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九

二

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

詩騶虞亦作鄒虞

梁鄒命名豈亦有取於此者耶又西河有鄒

虞縣

居易錄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

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字而不名不詳

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唐郎穎碑

集古錄

褚遂良上疏曰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史炤釋文曰廣志

流沙在玉門關外有三名三龍沙

海陵本同

余謂龍沙卽指

言沙漠也自漢以來匈奴單于所居謂之龍庭隨水草

遷徙無常處故因謂沙漠爲龍沙此卽陰山之外大漠
西盡居延東極遼海者也玉門關外之流沙介在西垂
非褚遂良所指之龍沙也

通鑑釋
文辯誤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崔
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
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河北
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
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
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

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求進不
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
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

野客叢書

右唐杳冥君銘鳳閣舍人薛稷撰并正書此銘集古錄
不載歐陽公蓋未之見趙氏金石錄雖列其目而云無
書撰人姓名則亦不知其爲稷也銘文但云悠悠洛邑
眇眇伊壘又云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則稷未嘗真知墓
地蓋汎然而銘之耳後讀陳子昂集見其冥冥君墳記
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子晉之遺墟

在永水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得古藏焉
乃錫之名曰冥寔君云觀子昂文則墳嘗發於武氏拊
而錫之以名亦武氏也夫以殘酷不仁之人而能爲此
此固死者之幸但稷曰杳冥此曰冥寔蓋杳冥冥寔無

二義也

金薤
琳琅

碑文有云開廟後之新基得藏中之古劍按陳子昂冥
寔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子
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
得古藏焉觀子昂之記則碑所云卽其事也然不卽以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九

四

爲子晉之墳而錫之冥冥君之號可見武氏雖溺情不
返而猶有其慎之思焉

武后製昇仙太子碑

金石文鈔

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也王勃滕王閣序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句然落
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
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
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
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
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乾坤萬里眼曰一目略千

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大率如詩如畫皆以形容
遠景爲工故杜老題山水圖詩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
應須論萬里皆以是也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
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
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
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於賦詠何足爲奇俞氏
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
宋謝瞻詩高臺眺飛霞鮑照云繡囊結飛霞梁江淹赤虹賦
霞晃而下飛

攷古
質疑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九

五

王右軍蘭亭敘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記不入文粹世

多疑之遜齋閒覽

原注陳正敏

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

管絃語爲重複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當九月序屬

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絃同一病也況

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攷

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

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旣於是日啟宴勃

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

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

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訛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漢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爲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於俳然唐初之文大抵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攷古
質疑

韋蘇州送黎六郎詩云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爲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氏之妹也

西溪叢語

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書坊刻駱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干涉也

升菴詩話

林魁金陵辨唐指京口曰金陵杜審權自潤州除尚書
右僕射制曰頃罷機務鎮於金陵賂賓王送闔五還潤
州詩序云言返維桑修送指金陵之地如此不可枚舉
蓋當時江甯句容俱隸潤州故也

上元縣志

成都閭邱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閭
邱師詩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均
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皆均筆
也爨墓碑洛陽賈餘綯書

丹鉛總錄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

實相繼爲洛州刺史有惠愛郡人皆爲刻石號棠棣碑
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有云三川之
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允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頤體
業強正識用優拔蓋其名乃敦頤也又武后實錄敦實
傳中亦作敦頤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

金石錄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
論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
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
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搜采異聞

錄

鴻墀

謹案此條亦見容齋隨筆

今有人作縣尉啟誤作鸞棲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棲鳳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棲鸞於製邑又以棲鸞事爲縣令事用也出於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九

八

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邪

野客叢書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尙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尙渾恕延華衡
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
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
魯公誤書八字爲七耳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
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
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

永嘗刻石歟

金石錄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
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
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
也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
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

宋文
貞碑

弁

州山人稿

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尙書舊史作贈邢
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
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

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

之所未解已

宋璟碑

竹雲題跋

楊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

因話錄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元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爲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

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林甫妬賢嫉能

出於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險愎如此

金石錄

碑刊缺不完今依其可見者云浩東海鄒人攷唐書浩

本傳作越州人地理志鄒雖屬越然遽以越概包之鄒

縣不若此碑爲紀實也碑又云始自登朝爲中書令張

曲江所器而傳惟云張說稱其才曲江之於燕公並有

見知之譽獨載燕公何也碑後題銜表姪前河南府參

軍張平叔題諱顧亭林記顏氏家廟碑云今人自述先

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按此則唐人已有是矣

徐浩

碑 偃師金石遺文記

鴻墀

謹案徐浩碑張式撰傳稱浩典選部多積貨財
又嬖其妾干政事爲時論所貶而碑云九遷而碩望
彌高三黜而輕痕不污諛墓之文不足徵大率如此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
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
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
下皆州縣官拔置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

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甯有種乎僕不
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大概指薦賢種德而言大慶竊
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於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
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

原註趙簡子也

從今已後不

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
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
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
說苑云云二書所載皆以爲趙簡子之言雖或大同小
異要之桃李事當本於此後人皆用此事爾

攷古質疑

唐明皇時孫逖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爲道士制此

可見太真妃真壽王妃

侯鯖錄

四年

開元

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韋

濟傳云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厯盧從愿傳曰上盡召

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

問唐厯試在四月從愿李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

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厯又韋濟傳曰時有

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

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九

三

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

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厯

資治通鑑考異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從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

精於理物敏于從政厯朝議大夫上柱國恒州刺史記

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吳郡志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

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唐李陽冰
城隍神記

集古錄

右繙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
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
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
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
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
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
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
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唐繙雲孔
子廟記

集古錄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靈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之二年也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據紀年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蘄縣令修完祠堂至明年謂始爲祭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光伏誅今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錄亦止言敦復等討令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

金石錄

梁肅作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碑銘云師與賀賓客知章
李北海邕褚諫議庭誨涇陽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
逆之友李華爲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碑銘云菩薩戒
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瀚故刑部尙書張均故潤州刺史
徐嶠故涇陽令萬齊融道流人望莫盛於此以二銘觀
之齊融蓋開元以來江南樂道之士也于休烈傳云與
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齊融止於昆山令越
州人也

唐詩
紀事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

敗由瑄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
優劣而甫稱瑄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義激烈
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予南霽雲兵事若
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
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
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
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
者耶

跋杜子美祭
房太尉文藁

石門題跋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

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
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
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
傾倒於蘇至矣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
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
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
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杜贈渙詩
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容齋
三筆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曰忝鄭莊之賓

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困學紀聞

杜子美殯在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當以墓誌爲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爲鞏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塚纍纍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爲子

美墓耳

侯鯖錄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
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子
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耶春明退朝錄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九終